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

二十八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集卷第八十七

書

上侍從書五

謝給事書

龍溪先生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取器而立於堂  
 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掃門拜塵幸一日之眄睐切  
 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既立名則  
 隨之灼然有不可掩者何至為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  
 誠道伸身耶雖深居簡出牢關固拒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  
 足補於進退之數如誠誠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  
 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趼之勞執鞭之辱  
 未害其為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  
 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牆益  
 峻門牆益峻則非素待於左右者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弥年

將

一

絕意當世釋事權之櫻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  
 得以拱末光而承餘潤也雖遊夫野叟亦或並遊而爭席焉當  
 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誠身伸道者從焉其自  
 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  
 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未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  
 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材許閣下既而歎賢士之閑闕南  
 方之學者與中州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為榮其慨然欲在  
 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其以疵賤之身莫能與也乃者屏  
 迹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  
 承談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耶  
 然天下之理莫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  
 者矣宜陰有以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牖間半面而  
 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及近親疎計之  
 耶某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仕也位之相懸有





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耶然比之二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偽觀其容而識邪正考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故輒干典謁而自託於無能之絳為贊焉

代上何龍圖書

九峰先生

太史公有言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切深歎息以為知言何者士之生世其大略有三上焉者內重而外輕已貴而物賤視舉世之譽已也若毀而其毀已也若譽此豪傑之士高世之人孟軻莊周之所為也中焉者行義語言政事文學各能其一以售於時此有才之士撫世之人由來游夏之所為也下焉者聞見疎蕪器局卑陋閭閻機會遠事情齟齬自持無善狀頭過可以黜陟此無能之士庸妄之人石慶衡縉之所為也上焉者無求於世而世以名歸之下焉者得位無所施而取之者無所用惟中焉者非王公大人為之薦寵

將八二七

二

則或沒世而名不稱此太史公之論所為發也嗚呼王公大人之取士無求於世者既未易取而取之無所用者又不足取然則所謂中焉者其可忽然無意於其間乎某之不肖固不敢有意于上焉者至於中焉者亦未敢自謂能尔也然自少年出仕以至於老偶脫罪戾乃者備官天府因園屢遷幸得被天恩王遷祿秩雖因人成事無足多言而冒昧上恩每思自奮尚庶幾王公大人之取之使得効尺寸以報于上此則衰老不自量之志也某之待罪支郡而受察於節下之日久矣計其疎謬之聲聞於左右者之聽亦多矣然而執事終无意督過每容而恣之豈其恣之於始而不錄之於終哉今者切聞執事被詔歸朝明良之契如水于石光登近密維此其時而某也一朝失所据依雖喜賢者之將得位而懼不得出於門下此太史公之論所以有獻于前也夫閭巷之人猶知自附青雲之士况某之有位於朝者哉區區鄙志不能但已惟執事幸察而去取之



其嘗謂六經異舛諸子百家不同摹各以其所自得注之乎手  
宣之乎簡策或縵而麗或述而微或肆而浩或欬而規或如途  
之坦如山之巖視前无後攷此无彼三光不同明而同麗乎夫  
四瀆不同流而同歸於海古之作者例如此故翹英躍奇映庇  
後李于今未休也國初龔襲五代决裂衰儻之氣文章刊弊極矣  
賴數鉅公支敵補缺聯断洗昏日涵月滋浸復醇厚雖未敢企  
三代之高躅視漢唐无甚媿焉自熙寧元豐以新義字說龍天  
下而李者始病矣時猶有嗤者詬者指而瑕類者而後禁愈嚴  
珍尚者竊休芥蒙美爵稍背矣則黜辱困躓隨之士子以得失  
高下為心進取為計乃捐高明之見以就有司之程低俊傑之  
氣以追世俗之好以熏以漬安之既久若牽而不自知也至崇  
寧季校滿天下規矩益急課試益煩苟簡之心益勝不復朝經  
夕傳廣覓深叩汨汨焉役役焉惟時文之是務公蹈私襲皂白

一色少振厲近古者目為邪說群攻而族噪之故其弊非弊積  
固陋朴野鉅淫即彫組偶儷浮淫纖靡非長冗厖疊駢擁荒穢  
即窘澁枯短秃屑么秋非低凡淺陋鄙庸近即杏邈混蕩僻  
異譎說而斯文掃地矣盖天地至靈之氣豐融勃鬱被於万物  
雲煙之狀風雨雷電之變草木之華實鳥獸鱗介之跂息山之  
岍川之流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節百工之藝君子小人之情  
中国夷狄之風俗時之興衰理乱人之謳謠吐吒怡愉感對觸  
吾形接吾心勢有不能已者必以文章發之彫飾軋坤陶冶教  
化暢情性而表功烈帝王以之華国士大夫以之藩身厥蹟茂  
矣而牽牽綿綿卒以不振良可痛哉某北方之李者不量才力  
驚下弗克遠到元精刻慮有年于兹易以抗之礼以敷之詩書  
以經之春秋以断之采博于荀孟吸幽于老莊盜竒於屈原揚  
雄以論語為準以韓柳為鼓吹泛取于歷代史氏天文律志鑿  
下陰陽之說雖鑿水隊朽斲无成功被謗於儕類耳辱於場屋



而當世之聞人亦或与之頌者先生持衡過謂不映之文乃一  
于古无近時舉子氣味擢實選首風傳四方且駭且疑後而信  
向者亦有焉非特其之幸斯文之幸也切惟先生才高學富志  
大識精不歷階庭直到聖處曩奉天對落筆數千言遂躡天下  
之豪傑而取其冠踐揚滋久韜養益深雍容封駁之司鉅洋潤  
色之業寸紙所傳人爭空去真可以主盟士類况朝廷新頒詔  
書洗元祐之黨蓋欲搜魁竒廓達端亮朴忠有用之才振渾厚  
壯厲深純簡切自得之文以追嘉祐治平之盛漸還古初其批  
心自揆踴躍而起曰此吾曹鼓行之秋也尚恐越理畔道不合  
一尺前輩重貽有識者看輒請益于門下先生其忍秘而不傳耶

上國信侍郎書

苕溪先生

油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再拜上書國信侍郎閣下某  
嘗觀士之懷才抱藝而不見試用猶病癢者而鉗其肘假人之  
爬搔以為使至其甚者若石之腹之有隱痛非但假人為使而已

粹之七

四

將旦暮大其聲而疾呼且祈人之哀已也以韓子之賢宜為一  
世所歸重方且自薦於時卒至於再上書而不通三及門而不  
報其說以為古之士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  
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今  
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嗚呼其  
鮮亦可謂切矣某嘗哂之所謂士者讀古人之書行古人之道  
用則進不用則退用固可喜不用何傷雖夫下一君四海一國  
非若戰國之士可以出彼而入此然為天子進退人才者宜非  
一人也執政大臣兩禁婁近皆可以薦賢於天子顧已所挾誠  
足以取知於人而用於世會當有所歸不得於甲則得於乙不  
得於乙則得於丙與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何以異哉若皆无所  
合則有命焉何至汲汲自售號呼乞怜若是其切耶持此以閱  
人蓋有年于茲非特其身之有不合也又深計而熟思之然後  
知今之工與戰國之士異者抑其操術不侔何者戰國之士以



詭譎權變取世資俯吊仰賀朝合暮離飾人之心易人之慮非秦之衡人則趙之從長也非談天衍則雕龍顛也其自視富貴可唾手取雖受辱不取曰吾舌在足矣商鞅以帝王伯道干其君而世謂之以三術鑽孝公彼三術者何術也究其用心乃今市道之人類能之曰傲惑佞是也以秦孝公而言之以帝道是傲之也及其不合則更說以王道夫孝公之志豈在是哉抑帝王之道何擇焉是惑之也至於末說以伯道則佞而已矣前者之不合知後者之必合也蓋侈其說以要其君斬信用之篤也今士以君子之道律其身以仁義忠信之說加乎人而曰我必有合吾知其不可異焉何者遇合誠難而操術未易用也脫或遇其人有其時是安得不汲汲於求售以韓子之賢而上書自薦類於祈哀無足深恠也某吳興晚生行年四十有六連蹇於趨進之途彷徨於寂寞之濱不可謂不久矣挾其術以行於世每幸而每不合嘗切自念遭盛治之世非若戰國之士可以出

入宋齊梁楚之間又不能用商鞅之術以肆其詭譎權變之說又受辱不能不恥而獨有意乎君子之道仁義忠信之說僥幸万有一者之合嗚呼其亦可謂不知量矣然而不能自己者亦豈有待乎哉某去歲居李校服閣下重望而誦記其言以為矜式非一日與其操履論議得之於縉紳之間為加詳而某之定計求歸者抑審矣特門牆之阻邈在天上曾不得越超其間乃者閣下以使事道二淵某始作而言曰是行也歸當復於吾君則必以人才為先此韓子自薦之時也天其假予便哉書不必再上足不必三及門一見於此足矣過也有命抑自信其操術果足以求合也今遭其時遇其人矣否亦有命抑自悔其聞見之陋不足以取知於大君子之門也今遭其時遇其人而失之矣二者非某之所敢必也謹錄所為近詩雜文一編籍手以見惟閣下進退之不宜



月日具位某謹拜致書于判部尚書閣下某愚無他長辨說不足於口走趨不足於力遲鈍軟掌事尚書一年矣願吏於郡縣之間所以事上官若諂若姦若讒且誣君面說而背怒某不敢持此一物以奉左右蒙曉其拙誠於讒毀之中而加鞭策焉尚書初不以見知為德某亦豈敢以是有德仁明之賜哉竭其區區夙夜以職事報知遇耳過是未嘗出一辭畫一策以犯嚴聽蓋執事之為郡恩信乎施惠化流行創瘼之民始知有生之樂邑吏合奉行仁政而已今上以春卿招尚書還朝蓋近歲以來自是而參大政秉鈞衡者接踵繼軌是必陛下欲內治大臣欲同政也稽古禮文之事不敢以問左右捫心揣腹輒有所欲言尚書行執事於庶堂矣措置規模固已定於胷中獨有收拾人材最為當今所急今賢人善士沉抑不達廉進恥售涇滅元聞誠在位者之責也且世之所謂大福而天下之所共美者莫不欲壽考康寧子孫繁多而其所謂極禍人於心為種惡之招者

不過曰無後也古人至以大臣不欲賢之幸為絕三統滅天道而有後者皆為推賢揚善之報初若不足信者及觀郭令公位極人臣考中書者二十有四福壽兼隆子孫千億人以為再造唐室之功然霍子孟擁昭立宣人以為漢家之宗臣世不再傳霍氏遂以不祀則功業之報又或不然今公達賢薦士所用將佐宰相之才者數人為節度者二十有八人為承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者五人如李光弼光進杜鴻漸之徒皆其選也此猶未足以尺公好士之心及李謫仙坐求主嶙事天下莫敢為言而公力欲奪官削爵以贖其罪好士如此所享可知如蕭望之張敞之徒抑而遠之始引蔡義之徒以為助進人自塞其無後者宜矣蓋司人物柄者其規模鑒裁皆已素定一旦取而用之無不如意國家之興士大夫謂宰相留意人才者必推曾魯韓魏二公魯公未達時有雌黃公議錄士有片善必書之魏公作小官時已有甲乙丙丁四集以目天下之善士至其入相



收拾略盡魯公再世執政機而韓公之子繼相其孫亦為樞臣  
其他持橐帥邊蓋不可悉數觀此則前古之事上天之報可以  
無疑伏惟尚書厚德雅望為時老成感否不出諸口而褒貶備  
於胷中喜怒哀不形之色而善惡判於目前為善不近名為政不  
計功而陰有德於斯人者多矣某是以知尚書之必能用人也  
昔張安世稱薦賢者隱而不以自言而羊叔子引達名士人亦  
莫主盟以尚書之必能遠嫌如張安世避名如羊叔子所以區  
區以人材為言雖然和扁善理病七年之艾非倉卒之求梓人  
善築室合抱之木非朝夕所致尚書曰夕參大政秉鈞衡有如  
陛下問尚書以人才則尚書亦品題於胷次亦有成人幸試之  
毋忽

上周內翰書

方舟先生

內翰詹事年文台坐去年罷政成都還里舍伏辱寄示書誨存  
問意厚非特世俗寒溫者此感與軒皆為無窮感之無窮者災

卷十七

七

患類併得此激其欣然增其慨然此感也至於愧之無窮者石  
被論列斥逐者三四自揣名節虧損下流求齒尋常人後  
首低眉不敢吐氣矧欲引脰以希一代名勝君子之知知之深  
則愧之滋深宜矣石幼以學念書舉童子日誦數千言既讀  
之則求其義因是而習為文以求其工如是二十年既讀書又  
屬文則因窮理尽性而以入道如是者又三十餘年夫既已孝  
道則絕口不談人是非掩耳不聞人毀譽視他人流入鬼域而  
甘為虺蜴則換眼不復顧用是賈憎集謗垂亦褊心拙謀所感  
無恠也學道所貴者先以孝弟輔以忠信明為禮樂幽為鬼神  
死生以已徇道其所戒者貪欲其所守者清淨此在我者人何  
與焉我則不貪人謂我貪我則不欲人謂我欲貪欲之俗夫人  
援我以混此世者恐其以我不貪不欲者之脾睨反其甚已而澆  
其所守之戒也曾參之孝必不殺人慈母投杼焉者以言者三  
也石之不肖不幸蹤跡類此雖至親不能無疑况他人愛憎是



非溷亂乎一言之則君子以為不然而小人已疑矣再言之則君子疑之小人信之三言之則君子去之小人亦謂其果有此也尚敢矜已自誇皎皎於不知者之側乎一昨典眉州三蒙恩召以母老懇祠朝廷怜之畀以便祿為成都府漕曾未一月論罷蹈瑕襲屢二年奪祿屏跡不出形影甚於禁錮不從貸者貧甚無以奉菽水為親歡仰惟孝治之朝誰非人子者本即丐祠藉手晨昏繼以亡兒石以冢子當縗為禮未及啓口重念亡兒受知內翰恩意不細竟以累舉不第喪明到家倉惶以疾不起至無衣以斂今又無以為葬一子三女啼號在前業累墮于誰任此責亡兒篤學深於易春秋先秦古書以下不謂其文自成一大家蜀士知慕用之非特父子私也所著書具在誠得台坐一語表出其幽潛韋布之塊不一泯泯盛世甚願也恭以斯文庇賜如大行即來煥造化父子生死蜀山草木昆虫性命等矣所寄示文集多荷小板九經謾往奉東閣齋郎几巾匪以為報別

卷八十一

八

父負阻良觀臨書恨恨不宣月日年弟李石

上張子功尚書

觀堂老人

天地英淑之氣不散而為尤物必鍾而為異人山川之秀丹砂芝木金銀珠玉珂貝象犀鳳麟騶虞之屬皆是物也才智俊又文詞勳業光明盛大忠厚篤實者皆是人也惟其在人不止中國必寓四夷不來而為異人必去而為天人鬼神一往一來一出入皆是氣耳人徒見古來吾道有所謂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荀屈宋及秦漢以來賈馬班劉揚雄王鄭韓柳李杜之輩及其他不可殫舉者又見外道則有老聃莊周列禦寇及夫佛菩薩阿羅漢百萬億之流則曰聖賢何其多也不知往來出入輪回循環而無窮者不過是百數十人為之耳初不若是之多也故在中國則向所謂堯舜周孔之徒是也在四夷則所謂老子佛氏之徒是也在天人鬼神則世所傳顏子李賀為近世之韓稚圭石曼卿之流是也然則異人聖賢天上且少而於世間



取之欤幸而出於世間者人可不貴重之欤所謂異人者又可不自重欤今有人焉幸而生於中國又幸而不為庸愚廢疾有耳可以聽天下之至言有目可以讀聖賢之書有口可以談天地古今之事雖未可與向之諸子者有其不從異物中來也審矣然則可不自重其身而欲與夫世之腐夫庸人偶生偶死者比哉然則望之其人也雖然抑又有不幸者其生三十七年矣憂患之攻乎其內相逐而不赦飢寒之切乎其外久之而不去故使進而與今仕官者角則勢力有所不如欲退而自守則其身汎汎然未知所止方將老歲月於期會敝精神於趨走何暇議出世事乎回視向之所以自重其身而不忍苟然以死者嗚呼又可怜焉伏惟明公高文清節冠冕一世故士大夫仰之以為宗師者其宿德著龜當代故至天子恃之以為藩屏其得之天者何其甚厚而見之人者何其可貴欤此失職之士所且奔走依歸告訐者也望之何敢僥倖於此則亦念其進退俱難有以指教之者庶幾不累其志於衣食奔走之間猶得理其故學益充其所未至尚能追古人之陳迹而進揖於下風或不與腐夫庸人偶生偶死者比比此望之疇昔之志也亦千里而來之志也

寄周子充尚書

南軒先生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字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不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行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溫清疋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



論愚意欲其推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湏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孝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習誅歸之語亦可謂見道躰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況下此者哉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問及此間相從者某亦來退縮豈敢受徒但有舊日士子數輩時來講問亦不過以行遠自述登高自卑之方語之耳所謂晚輩假竊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者誠如所憂胡文定蓋嘗論此然在近日此憂為甚是以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返害事耳要亦如玉石之易辯即其行實夫豈恫疑虛喝可掩哉文定所訓甚詳備在文集中曾見之否

上孫太冲書

趙狀元

將公七

十

切嘗聞之仕而不求知於人者偽也求知於人而不得其正者辱也求知而得人雖掃舍人之門草自薦之書君子以為宜求知非其人則雖一日九遷其官君子以為辱蓋君子之於人嘗於其所附焉觀之則終身之榮辱見矣如子及之識子產祈奚之舉伯華鮑叔脫夷吾於拘囚平仲免石父於縲紲雖暴之天下可也若馬駟之於史良班固之輔竇通足以為大主之玷其一時榮幸與六百世之清議孰為輕重此昔之君子所以難求知於人而惡不由其道者知榮辱之所係焉故也唐韓柳氏俱以文鳴在當時固未可以議其才器之優劣然愈也始受知於裴中立以與午入幕府而英名高節卒與裴公相望宗元一匹叔文之黨雖超取顯美於數月間而例被惡名視韓如星斗如河漢不可幾及方二子求知之心一也而所附各異故榮辱隨之吾宋自慶曆嘉祐以來保舉之法愈嚴自一命以上歷官三四考求舉主三四人然後有職官之望自非負傑異之士焉將



達之知橫飛捷出不由郡縣則有終身盤薄於選調而不得望  
陞朝之選者多矣處世如是而必謂言於人曰吾方求人而所  
之豈加信哉惟幸而趨走執事乎當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之門  
遇品題亦庶乎可以揚臂而論古人之出處也抑嘗聞之天聖  
中王文康出鎮洛陽而富公彥國歐陽永叔尹公師魯梅公聖  
俞謝公希深楊公子聰咸以盤仕之初隸其幕府長育成就平  
焉名臣奇才偉氣雖諸公之所固有然見信於時見用於君寔  
以中丞一顧之重也共惟其官才德之善學術之富輝映一時  
自入冊府而直辭勁氣風采凜然求之古人未可多遜既而朝  
廷憂勞又選近臣之一通知政事者出典外郡而閣下迭領二  
州政清訟簡民安吏畏鹽蠶豈龍蓄之上矣政成入覲則雍容  
禁林居論思之地推挽士類寔惟其時而某也天與之幸方筮  
仕之初獲居下風為征擢末吏日與商賈小民爭尋常以趨節  
書後季鄙文荒落殆盡中何所有而欲景慕前輩以希大君子之  
薦揚哉嘗聞之生於良樂之園而不見顧則畢世為下乘某之  
所以不知於閔卞者意寔在此儻居下風為末吏而不獲一言  
之許耳則終身沉陸可逆知而前定也况某家世寒素當塗要  
人謾不知識養交借與言計無所出苟非含垢忍耻輸寫清素免  
執事之聽則後而失其時矣伏惟高明少加憐焉

十一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八十八  
書

上臺諫書

投宋拾遺書

雷夏先生

十一月二十日鄉貢進士王禹偁謹齋莊沐浴裁書百拜于拾遺執事某嘗謂書契以來以文垂教者首曰丘軻之道始否而終泰則軻不足侔于丘也何者夫子連聘七十國而無天土之位則否於始也明矣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張三綱之目提五常之領制禮以檢人迹作樂以和人心恢政刑以救人失崇祭祀以介人福使後之為君者為君者為父者為父者不可斯湏而離也則泰于終也又明矣軻則生不享其位死不行其教所著書亦在世之空文耳孰學而行之乎唯皮子請以孟軻為學科疏在屬唐祚將終弃而不用可痛惜哉孟軻氏沒揚雄氏作時哀平失道賢奔用權子雲以窮愁著書始務脫禍故作太

將十

一

立準周易法言準論語微機深旨世人鮮知能師而受者止一侯芭而已方之于軻季孟間也揚雄氏喪文中子生知隋運將終至道未濟退居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成王氏六經門弟子有若鍾鹿魏徵河南房玄齡京兆杜如晦咸北面師之隋文中子亦逝矣門弟子歸於唐盡出先師之道以弼于文皇故能立身觀之業垂二百年傳十八葉矣豈非王氏教之効歟謂隋之夫子焉雖劣于仲尼而復優于軻雄又明矣文中子滅昌黎文公出師戴聖人之道述作聖人之言從而孝者有若趙郡李翱江真黃頗安定皇甫湜固其徒也然位不足以行其道時不足以振其教故不能復身觀之風矣獨以辭旨幽遠規正人倫亦曰唐之夫子焉下韓氏二百年世非無其文章卒能舉徒衆于門張聖賢之道矣其或者復授于明公乎明公履丘軻揚雄之業振仲淹退之之辭矧天与其時人得厥位則退還唐風不為難焉然登明公之門師明公之道者甚未衆止聞胡田二



君矣豈明公高道深德之所隔也而誨人誘善之未至耶某又聞不傷胎卵之命則麟鳳見矣不弃死馬之骨則千里之駒來矣明公方欲張姬孔之道聚游夏之徒盡以其爲首則賢於某者不遠千里而至矣賢既至則明公之道得不光明乎道之光明也則明公得不爲宋之夫子乎得不爲文之六柄乎嗚者明公之典東都也某嘗杖策許親揭厲行廢編文著言以求明公之願一接威重屬明公有泰山之禱某以晨羞闕貢旅火是逼不果志業彷徨而歸居魯西二年間貧病相絆乞衣假食以給幼累勉強爲文皆有悲愁寒餓之意不知他人之見者憫乎各乎用乎捨乎但以硯席舊交變化殆盡故里睚眦以爲不才今年春始敢囊琴笈文來詣輦轂登明公之門以求譽師明公之道以進身未知明公按劍而拒之解榻而延之向所謂以某爲首則賢于某者不遠千里而來矣其在今日哉且某輟言甘之具爲挂玉之費久留闕下則身與親凍餒俱至矣進之退之俟明

將公八

二

公命

上揚諫議書

富春先生

月日從表姪孫何謹齋沐再拜獻書諫議丈文執事何聞道所合不以遠近高下制其中何嘗執是說以爲盟於心而外俟於人由是內必正出必直未始曲面勃容恇怯於貴有位之名何則道者天下重器也非力古而經勇乎義而仁者殆弗克荷苟恃古以順今弃義以全媚是私其道而待大君子以佞合而望聲聞煥彰猶舍四瀆而航濤澮以求屬天海也祇益勞耳安能至乎何是以不敢効俗儒之事懼被佞合之罪惟一矩於古道以爲進說之階焉伏以諫議之德煒諸朝望灼諸士觀諫議之文霸於翰苑鏘於史編固不假銘管勒牋稱而頌之然後爲盛也何伏自總角讀書即飽公望見朝廷之官於文者言文之道必主執事後進之藝於文者言文之財必祖執事何切樂聞其事相欲遠蹈高躋以候客館今幸遇隼旗臨郡首獲進謁優延



賜予異於等倫侍坐未再以所業為索夫其或者將自執事張  
大吾道以播休天下俾得器於他日乎何幸會之如是也何性  
識愚魯最劣弱於先術惟是立誠於儒勵心於文捨乎文則盲死  
識矣文之道粗知本末請試言之嘗聞於師曰文者炳天蔚地  
括群品貫五常之器也源經範聖指仁寫義曰宗權尚伯禱空  
架虛曰雜橫乎古而上亘乎堯舜周孔文之紀而白者故歷代  
孝者好稱之尚其意不專其詞謂之工取其詞忘其意謂之剽  
夫文之隆洩系乎主政之厚薄周漢之政粹其文質而峻魏晉  
之政駁其文放而浮好文之徒又組心繡口儼字偶句和之苟  
採聲利庶或可也移之於經風緯教則悖矣是知文之為非獨  
響聲光祿宗族而已必將振枝堯舜周孔道以法於世文之道  
豈不大哉何切不自揆凜然有志於古不幸取所謂雜而好所  
謂道者每為文必過毫措墨實探廣慮索乎難技乎前哲未寤  
以求合經附聖大堯舜周孔之心徒恨志闊而辭隘力劬而功

卷八十八

三

狹終未能騰一異表一傑以驚於人嗜古癖孝徒有其心雖世  
業顛墜東於窮厄而謹守固持不敢釋去者誠俟遇於至人史  
其是否而後已今既蒙執事提引誘問有若受賜環顧前志雖  
然騰光謹輒繕寫所業雜文詩賦共十軸跪獻机閣尊吾道扶  
聖教則文存焉追騷雅寓比興則古調存焉其餘五七言律詩  
私試賦先足採適以娛悲豁憤備舉試而已伏覬視事之暇少  
賜觀矚察其詞而取其志攷夫道之是否恕夫禮之僭越則何  
之勤力於道有合而无間矣退循妾作伏增慙慄干瀆墻藩若  
蹈冰谷

上田諫議書

楊文公

某伏承諫議學士特以雄文曲垂嘉惠啓緘膝而鄭重窺刀尺  
以再再三耽味不忘佩服无斃切以諫議孝士鍾岷峨之間氣襲  
淹稷之素風秉筆擅作者之稱窮經得聖人之旨對策三道中  
漢殿之甲科構賦十年占梁園之右席爰自討論汗簡啓油然



言藻繪章施馭猷藉其蓋斯文之先覺實吾道之懸衡元禮門  
墻固如登於龍阪樂夫詩句亦遠播於雞林某早自計階已深  
景行雖去慕蘭何敢望回切嘗博訪編聯願窺閩奧然白雪陽  
春之曲屬和幾希而輝山媚水之珍不索何獲願思齊之尤切  
厚投闇以爰來昔者得荊州之書頓賢十部市長門之賦無恡  
百金幸窺風雅之言尺祛鄙倍之思獲徑尺之室論價何止於  
五城間九韶之音忘味更期於三月庶芬馨之俱化諒鑽仰之  
弥堅感媿之誠造次於是其盛製謹留繕寫

上陳龍圖大諫書

孫直講

七月日隴州防禦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孫堪不虞僭  
瀆謹擇日撰書拜贊龍圖大諫執事堪嘗聞處卑位以干宗貴  
之地者有僭易之外持小說以聞英賢之側者有狂瞽之譴故  
王公入人之門求知者疊踵而受知者方一萬一之間雖煥赫  
名跡鬱為稱首者稽其始相遇也亦莫不資叩角哀歌而後獲

粹八十八

四

進假掃門鞠躬而後獲伸茲道也諒古今之所難也伏惟執事  
才出古人名耀當世凡所踐歷莫匪崇重自昔俊秀科第縉紳  
之所榮慕也綸閣掖垣之職清途之所妙選也牧伯藩宣之寄  
列郡之所模準也銓品澄汰之任士流之所司命也故古人有  
一身其榮一蒞其柄則昂昂然高視万世莫之与倫而執事始  
筮仕則冠俊秀於文場既歷事則首深嚴於翰苑藩宣數府茲  
究由之伏匿銓次群司清濁以之洞判乃文乃武惟其所施希  
聲具美傑出衆表故天下瑰奇之士雖和鈇洒翰不能紀執事  
之洪伐翹首企踵不能回執事之一顧况其瑣瑣者乎堪吏也  
人微地薄策定官路間若搖舫涉洞庭但瞻慄魂悸於風波之  
際敢擬議其淺深而沂洄其涯浹乎近者因督倉廩適值執事  
之鎮秦府幸拜旌戟于上邽驛伏蒙召賜座曲加慰撫既進其  
操守且勉其孝問款語之下不覺愚智有橫海之殊品位有霄  
壤之隔退念古人有負超邁方才敏懿之行以地寒位冗見棄



於三公大人之門者不可勝道至有假哀歎鞠躬而一被頌遇者猶且攘袂千古目為雄知况不由乎扣角不待乎掃門隆隆金臺成于一拜切私自謂叨願之殊受知之幸豈非獨跨千載而出于古人之万万乎抑又聞古人之所謂知己者蓋貴乎知之於衆人之所未知採之於衆人之所未採也方其人或陷於寒賤或困於澗壑猿狖之與俱奴隸之與群天下未知我獨知之天下未採而我獨採之斯可謂先覺也又安俾微聲之不流而美績之不著乎苟其人名姓既有立功業既有成天下皆知而知之天下皆採而採之斯所謂衆人之相遇也又安足貴乎堪今也位卑而跡冗名微而道晦執事待之若是知之於衆人之所未知也苟不替厚願終賜鉅惠俾連蹇之步獲奮於門下是採之於衆人之所未採也夫既知之於未知之時又採之於未採之地享人之大惠而免古人之至勞則物之熙熙者固造化之功也意切言瀆于冒大儒無任戰汗所業律詩雜文共五

粹八八

五

軸隨書贊獻伏惟稍賜看覽不宣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六一居士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卑介一賤士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為不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



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陛下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尔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辨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迂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耳非言事也待為主簿而不任職則可請罷以此辭然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伸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濬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

卷之八

六

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者願先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切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上范司諫書

六一居士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去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耳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系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無非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



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系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言宰相諫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留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詞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

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疇乎有聞而卒未也切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巨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巨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仕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變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脩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



彰吾君有納諫之明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情哉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幾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感則幸甚幸甚

上范中丞書

徂來先生

五月九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石介聞新除中執法乘疾置趣歸闕且過於郵走短僕夫持書數幅見長旌大旆至則以書臨之馬前而宣其書中之言曰今天子命河陽舊相季公入平章中書事命青州牧天章閣待制范公為御史中丞四海之望洽矣三虛之心協矣人主聰明一朝獨運於万機之上肅然哉乎宸慮既已於四月十七日天子憲法行於近朝敝政七條事又於二十一日罷八御藥官思掃除頽風一新庶政乾坤上下日月寰海莫不清潤乃躬引忠鯁亮直恢宏

卷八

八

博達之士一立於品廊以和天下之政令一領於中司以待天下之紀綱夫品廊之上政令所出政令一不善則天下無政令矣中司之任紀綱所在紀綱一不正則天下無紀綱矣內外官府百餘人唯中書憲臺為天子腹心耳目為朝廷總領為天下都會國家官人千數負宰相中丞執天子憲法行天子誥命布天子教化故天子持重其任周禮有太宰小宰太宰則今之宰相也小宰則今之中丞也所以黃麻青瑣坐而論道絳服白簡會常尊席蓋以嚴其地也尊其人也示百僚不得而並也衆人不得而為也惟主上英智神武睿略神斷能任人不疑外取賢傑以自輔相惟相國首德宿望忠誠正氣能耐久不變終升大輔惟中丞大節直道危言敢諫能守正不撓自結明主簡在帝心符於物望人神上下齊相協慶窮天之垠合億万口并億万心如一心如一口無一人異辭者初成命出土走諸朝吏走諸將商走諸市農夫走諸野皓白之老三尺之童鼓舞歡欣騰蹕



道路曰天地久不序陰陽久不和 風雨久不時寒暑久不節  
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調乎淫靡蠹人文佛老害正教興  
作奪農時土木耗民財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救乎刺  
史多輕授縣令多非人良直多沒埋奸賊多旌擢其待吾天子  
吾相國吾中丞而關乎中貴人黨盛千餘年口含天憲手搥三  
爵出入內外權傾四海天子之命不出於軒墀之上而出於房  
闈天下之政不出於廊廡之間而在于閹寺其待吾天子吾相  
國吾中丞而禁乎歲旱久不雨填蟲久為災天下民阻飢而且  
將死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食乎鯁寡惶獨不能自養  
者怯懦困窮不能自存者聞之曰我其為吾天子吾相國吾中  
丞所生乎窮困之隅荒山之微覆盃之下日月有不照臨者聞  
之曰我其為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提乎天子之明之聖擬  
於堯舜侔於禹湯齊於文武相國中丞之功之德格於皇天被  
於四海暨於草木虫魚故能感於人心懷於民情壯偉哉以相

國中丞同德協心左右我聖天子天下太平可延頸翹首而待  
也唐太宗得房魏明皇得姚宋故李唐十八世三百年獨正觀  
開元為太平以我聖天子亦唐太宗明皇也以相國中丞亦太  
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也豈知明道不為正觀開元乎閣下無  
曰吾位為中丞致太平宰相之事閣下雖則中丞天子之任閣  
下也以宰相天下之待閣下以其中丞行宰相之事乎况主上  
注意天下屬心踐登公槐正位崇廟在旦暮矣惟相國中丞為  
天子為天下致太平焉且夫聖人乘運運乘氣天地間有正氣  
有邪氣聖人生乘天地正氣則為真運運氣正天地万物無不  
正者矣故其君為明君君為賢巨民為良民百物無扎瘥天傷  
陰陽順序風雨時降昆虫草木各遂其生植不有變旌蓋至正  
之氣行於天地間東西南北中央上下無容髮隙妖孽惑邪之  
氣無自入矣有毛髮之隙容邪氣干之正不純一矣故運氣正  
必有聖人乘之而生聖人必有賢人起焉而輔黃帝之六相唐



堯之舜禹有虞之十六相湯之伊尹仲虺高宗之傅說文王之  
太公閔天成人之周公召公漢祖之蕭曹光武之耿鄧唐太宗  
之房魏明皇之姚宋憲宗之裴度皆應期運而生也易曰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万物  
覩言各從其類今天子乘正氣而生今相國今中丞逢真運而  
生聖賢符會千載且暮在此時也惟相國不以十三年處顛  
危困躡變其前節惟中丞不以三四年間取華途顯仕充其素  
量直以得真主逢真運如舜禹十六相佐唐虞伊尹傅說之佐  
湯高宗太公閔天周公召公之佐文武成王房魏姚宋裴度之  
佐太宗明皇憲武俾我聖天子六五帝而四三皇太平之基丕  
丕而高天厚地而此崇永三靈之心四海之望也文中子曰君  
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而待也傾耳而聽側目而視太康之始  
書同文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熙之後而君  
子息心焉今區域混一文軌遐暨聖天子春秋鼎盛盛德日新

粹八十八

十

天下傾耳拭目以待堯舜之治斯亦帝制可作之時也相國中  
丞當竭王佐之材罄忠臣之節以副人主急太平之意符天下  
傾耳拭目之望無如太康之際帝制遂不克振使天下君子息  
心耳介生二十九年貧賤寒餒中肯臆鬱鬱不得舒散一旦  
見聖人龍行雷動於六合之上賢臣躍起雲會耳目如雷龍奮  
筆意如秋積滯踴躍奮悚不能制其喜以筆及寫肯中事布之於  
旌麾下擯焉納焉惟命不宣介頓首

上孔中丞書

徂徠先生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  
遠也夫子沒後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鼓湯其言而已  
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不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  
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  
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二百年孟軻揚雄文  
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方也唯孔氏子孫



有得之者侯四十餘世傳二千年閻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天下在於閻下也閻下文且赫然而聲烈于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閻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巨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死君已死位不能誅不能止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閻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閻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之道猶未克克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閻下意也閻下其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

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拂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言蔽上罔下貪寵志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繩糾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坑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劾之君至尊也將與相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此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甲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死與此然須得如閻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閻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紀綱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吏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連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勳聞於天宇浹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盤



銜銜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  
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穢人革故鼎  
新百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  
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  
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冑聞朝大  
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直直寒言敢言觸龍逆鱗不  
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揭然聳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  
為某官位弥高身弥貴祿厚惠渥私庭動曳青綬者五六人門  
前炎炎可炙手願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  
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  
不覩而不復言則向之忠鯁直直寒言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  
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  
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已立  
於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无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  
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亞首  
醜正囂囂實繁幸而有君子在於朝則百小子排之非鐵心  
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從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  
能死節以永終饗中丞晚節須有變渝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  
今有人位未有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  
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群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  
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取信  
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  
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誰  
小人排毀不已良可恠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  
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宣介再拜

上孫冲諫議書

滄浪翁

某嘗謂世之急者教也教之失則困弊而不流柄天下者必相  
且以救之救叛其且則衰削潰敗而莫得收昔者道之消德生



為德之薄文生為文之弊辭生為辭之削詭辯生為辯之生也  
害辭辭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夫道也者性也三皇之  
治也德也者復性者也二帝之迹也文者表而已矣三代之采  
物也辭者所以董役秦漢之訓誥也辯者華言麗口賊蟲正真  
而眩人視聽若衛之音魯之縞所謂奢唐俗儒之賦頌也噫三  
代之際救得其宜故治多為三代之後不知所以救故乱生焉  
然上世非無文詞道德勝而沒振故也後代非無道德詭辯放  
淫而覆塞之也故使瓦雜不純而風流易道誠可歎息文之興  
詞失之久矣烏可議於近世邪况敢言道德者乎然而典策之興  
治乱之法不越此有言而又筆之者斯亦可尚其志此有素未  
嘗暴發於流俗前以召笑侮苟非女大賢君子智識度越則縮  
迹避訕錄錄走趨之不暇也切惟閣下字量拂世業問追古放  
言清懷刮昏出明銳然欲掌弘大物以曉聳眾而起前弊其故  
敢繕寫雜文共八十有五篇求為左右又用此本原論以先之

粹八十八

十三

蓋業殘削淺之說不足詭聽覽也自公餘閒乞賜一閱寔區區  
之願某再拜

上錢司諫書

蒲左丞

十一月三日閔中蒲宗孟謹拜書彭城司諫閣下宗孟不自昏  
冥道未空踈不耀於士人不名於當世偶從口耳之學得舉進  
士号為儒生日尚名卿賢士接實自愧取頃以不敏之學請於  
門下明公不予弃也辱以一言之稱又辱以一言之教謂曰子  
之為是也世人少有留心焉能深長其思慮加篤其行業善乎  
善者也宗孟時亦不甚為自得謂當途之人誘進學者皆當然  
矣及來京師亦進足於王公之門往往為閣人侍史所隔限有  
至而不能一進退而不能一同其面者偶見焉則尊嚴其体兒  
貴重其敵顏自尚士人相為貴賤之間其能稱舉而教誨之如明  
公之於宗孟異矣宗孟之報明公亦宜有以厚也昨聞朝廷以  
諫官召閣下區區小子實亦喜幸孽口吐氣爭為朝廷得人賀



而自度有以尽心於閣下焉大凡儒者好辨万世是非當其貧  
賤時嘗思一發是非万世之心以可否當世之事得諫官自謂  
榮遇諫官不為卑其責亦不為不重天下大利善生民大疾苦  
人君大過失百官大姦佞皆得一以言正之今踈遠之人輒議  
朝政動有出位妄言之罰若諫官不得人而處之則遂無人敢  
言矣天下之事將倚於誰乎今天子神聖聰明優獎諫臣好聽  
直言不事遊宴少有過失於古無四又得閣下出入諫署日備  
顧問天下之勢無慮恢復矣伏見近日詔冊貴妃中外皆以為  
不可議論紛然而言事之臣未聞有以一辨者人心疑惑側身  
引領皆曰吾有待於彭城司諫君矣司諫始以大科進今又得  
顯官身處諫職自入諫署以來所係政躰而可言者持此一事  
耳在司諫固不肯後之出命下以來迨今一月而閣下無一言  
之諍隨衆嘿則不如士人始者之望豈閣下有讓於他人而待  
其言乎將他人已言而閣下不納其言乎夫何遲遲而不一發

粹八

古

也此天子有憂人之意而諫官不之成人人望諫官之言而諫  
官不之發誠為天下嘆矣又聞后族四十餘人例皆迁官質於  
事体尤可恠駭夫后族於屬為親名器於國為重因命嬪妃而  
需恩后族是薄於所親者而昭於嬖幸者也后族无功而冒爵  
位是國家名器可輕而無功之人可賞也名器之重尤可愛惜  
自漢唐以來延及祖宗之朝苟非大有功德者爵位不得有加  
甚者厚賜予擬諭而已豈有因命妃嬪而后族四五十人例遷  
者乎觀明公為天下一言之以存朝廷事躰之大叔士人失望  
之心則天子之聖無有玷缺而盛德不為累矣母曰已行之事  
不可追復言之無益焉思其無益而求所以有益天下不勝大  
幸昔湯城與王仲舒輩伏閣論裴延齡事當城等諫時有金吾  
張万福者趨至延英門大言稱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  
矣遂遍拜城等夫万福武人也尚能如此感激自喜使閣下一  
能此仁事充天下之望則不唯一武人為閣下大言遍拜矣况



今之士大夫處朝廷者豈特張万福比哉前日亦以書投於何  
御史不知其果聽否恐猶未也故直抵明公門孔子曰不以人  
廢言不以言廢人明公其是之干冒尊嚴實有無避之責不宜  
宗孟再拜

上趙司諫書

老泉先生

洵啓向家於眉陽以病懶不獲問從事者常以為閣下之所在  
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為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  
于門縱不獲乘固口為君子之弃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  
京師乃知閣下過驪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  
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嘉以為可評於世者其不以馳騫得明矣  
洵不識閣下然仰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  
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謀不暇之人  
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晞勢苟附之嫌是  
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為勤不相見

七年

則以數致書為忠夫數至門者虛礼無用數致書者虛詞無觀  
得其先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与嬰兒見之好惡無異  
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  
無故不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  
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  
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入經卷第八十八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九  
書

上臺諫書二

上吳殿院書

淨德先生

陶始相別之明年聞召自長沙作御史私心喜甚謂朝廷擢直  
忠之士以補礪庶政可為天下賀第未嘗走書通左右叙所  
以然不數月又聞亂宰相過惡論列切正謫守池陽薦紳大夫  
皆惜其不當去今年春上念言職之難知公議不可廢復召以  
用而朝廷之責乃塞夫曷為乎心而取重當世如是凜凜乎然  
則了天下之事不足為大也功名不足為有無也惟忠臣義士  
感槩抗激發露所畜以康國愛君為先務始終無愧而後已也  
陶聞之古者采言之道博自三公四輔朝夕納誨卿大夫獻規  
士抗議下至百工之賤皆執藝事以諫故一有闕失眾得以論  
從而悟之今夫群臣享祿居位雖有志於民而不職于言者僅

文

一

語及朝廷之臧否則誠以為僭且妄笑以為近名傲寵况其取  
信耶獨諫官御史得奮然不顧避以指摘規正為已任然切觀  
天下之事固有違於大公入正者隱於大利大害者幸而諫官  
御史言則救之不幸而不言則救之之道無因而至乃生民休  
戚之所歸國家治亂之所係也方今之勢宗廟社稷計之最重  
者猶未聞焉永惟根本之說可為寒心陶踈遠鄙賤聞於躰要  
得非迹涉幾會必遠思孰慮而後發耶抑君臣之際置而未議  
耶將廟堂之上權制素定不得而知耶愚誠惓惓有望於閣下

上趙雜端書

淨德先生

陶竊審朝廷慎言責之職艱乎其人乃召還執事任以臺雜詔  
書布告士大夫相与為賀以謂朝廷明昌輔相協力樂得忠義  
之士共維綱紀以貽無窮是故執事兩出而再至今之來其望  
益隆其任益重其始終進退之際益為難惟執事天眞堅正信  
道篤厚勇直之氣未嘗暴露於形色險夷之塗不能少迁其趣





尚夫然敦大節以崇樹國體吐確論以該切世務發諸事業而  
輝光炳然可見矣必能處之以無愧施之以有為所以歸天下  
之望而副朝廷之任也始終進退之際孰患其難乎方今國慮  
宏遠治具恢別求為本根之策不苟朝夕之計茲設之迹不涉  
於朝堂朋比之嫌不聞於百辟澤民之實惠雖未決於四海而  
時有滲漉制邊之大略雖未通於百世而日謹御俗循而守之  
究其所不至而講修之亦庶乎治平之漸也主上仁聖慈恕言路  
不壅議臣獻替輒加聽納然而邪險之人任非其責徒能規見  
利機忘失分義以為危言一出則主意駭動美名貴仕階此而  
得於是假忠謹之迹伸悖慢之志多作詭辨以訐葑隱諱巧為  
復辭以詆斥愆繆語聞於中事白於外邸司傳報流及夷夏淺  
夫狂士得籍其口使朝廷受有過之名而已身直譽以此歲廣西  
之疏泗州之議幸類此也仲尼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  
有德又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與訐以為直者蓋君子能於處

已而後能謀人內顧宜如何耳夫鼎鑊在前而氣不懾九命及  
門而谷不喜惟社稷生民之安為務豈斯人之徒而能乎要其  
歸觀幸於世而已宜見惡於聖人也古之人諫不欲陳過則稱  
已斯謀斯猷乃曰惟右之德為之言而四躰不與其言不為之  
功而天下賴其功全君子之大分畢賢者之遠業磨君致主之  
道不當如是耶是皆執事詳聞而孰計之矣陶奚足喋喋其間  
哉士固伸於知己微執事豈嘗語及惟裁恕之幸甚

上田正言書

南豐先生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蓄才美知古今  
力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固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為諫官也然  
其區區致嘉賀者亦有去也方今內外居位之士以千數賢者  
賤者舉措趨向一本於苟且天下沒沒日就衰缺慮終不可更  
興起四方每見用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  
使古道庶幾可復乎群臣顙顙思見其為國家興太平也天下



既以此望之而又以爲公卿大夫侍從司計謀持紀綱之臣是  
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之皆曰天子明於知人而衆君  
子不負天子之知天下之望矣其又默默而自欺也豈國家用  
賢者意適然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嘆息者矣始者執事爲天  
下主軍畫在外朝廷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  
意執事宜爲之至今而乃爲諫官非大位然論議一皆司之則  
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  
不聞下無不達矣諫官與時俱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  
悉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導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  
之事矣歷觀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与否則爲諫官  
賢不肖立定是則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得  
失當方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者於內外之利病主雖力行之  
其事不可則宜諍而捨之主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  
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于再至于三則釋其位而去焉可也

固非請從時重而向背者也今世有爲諫官者謬曰吾某日言  
某事吾塞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身不過趨趨簿書畦隴間淺事  
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幻而不可  
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爲是非固  
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舉曰賢而能諫諍故天子以  
爲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於衆人固不可也  
然世儻有不顧其不可而爲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徒以  
一時文字聲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悅附而蹈  
利者之所爲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漢有公孫杜欽鄴谷皆賢  
良選用計其一時之名迹不減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古人  
哉當時既得名位而終於無所開陳以至於泯泯其始於人而  
以爲安矣由今觀之則諛之迹固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  
又忍循其邪徑乎切計須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宝以來上下汲  
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於因窮生



於困窮欲勿為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斂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為身謀而已則某言雖切何用若欲興太平報國家則願无容容而隨俗也矧執事計當當世之得失已詳矣忿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捨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尽知而熟曉也某是以聞成命而不覺喜且以為賀也某未嘗一造而輟情實誠有所助思慮今布衣多不談治道某未嘗一造而輟情實誠有所諉憤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上吳中丞書

王堇王公

賞嘗謂天下之事宰相能行其臺諫可言言有用不用不若行之易有功也古之君子欲行其道者位不至宰相必為其臺諫所謂臺諫者非謂區區論說利害得失朝上章而夕奏疏也其要在於為天子辨大臣之賢否使其所用者賢天下之利害得失孰為可興孰為可廢將以漸行之臺諫退而俟其行何則行之者

辨十九

四

易言之者難吾將取其易者而為之及其成功一也嗚呼非有愛君憂國之誠心而不為沽直以取名暫言而塞責者不足以與此昔韓文公作諫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其後廷論陸贄無罪沮裴延齡不得宰相卒以諫顯後世皆知城之賢而不識其意歐陽文忠公以謂城當德宗時天下豈無一事可言及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无一言而去也韓文公作論以為過賞切以謂城為諫官時贄已為相天下之事贄且不能行使城言之何益雖然贄之道不得尺用而贄猶在位天下終有賴焉向使城以言而去則其後德宗欲逐贄相延齡使誰爭之城之不言其意蓋有待於此文忠之論亦過矣乃者大臣用事方君臣握手膠漆之間閣下首開其隙雖以此去而其君臣之際終亦不能合天下曉然皆知是非公議之所在議者謂閣下之勇過孟賁遠矣其後更用大臣復召閣下為臺長摺紳之議謂閣下論事必復



如前而閣下所言以若不切於事者議者莫不以為疑愚切料閣下之不言蓋若陽城之有待也方今仁聖在上樂善言如不聞而天下猶以言為諱求賢如不及而小人猶塞賢者之路恭儉節用而四方猶有匱乏之憂惻怛愛人而四方猶有愁苦之歎是四者大臣不能宣上意達下情壅蔽之患也閣下忠言直道簡在上心久矣矣台樞便坐可跂步至賞將有望於閣下之行而豈獨區區之言哉往年閣下過鄭某獲從僚吏之末准見於下風而碌碌進退無以求知今者輒為書妄論閣下之所為以獻伏惟察而進之幸甚

上吳中丞書

固窮先生

某為兒時常戲先生長老間切聞慶曆中有古賢人曰范文正公實乃心國家得孟軻勇於義之道蓋三仕三逐其節益高終致大用顯名諸侯搢紳士大夫借重引譽想望風列以忠義自奮迨嘉祐治平間以數十輩是時文正公沒已十數年某兒戲

粹二九

五

未喻也其後稍長知讀書思昔日之言而不及見其人乃退而求其文伏而讀之以攷其終始大畧蓋嘗與晏丞相書論天子率百官上壽東宮事非是非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且長外族強熾之漸晏初不平之是文正公為小官時已有此志且夫上壽小事也為天子禮良不為過且於國政似未有大利害而必力爭之蓋忠臣義士憂國愛君深謀遠慮防微杜漸信非鄙夫所能及此故三仕三逐終致大用天下高之自文正公後正直之操或起或仆治五六十年學者泊于勢利委靡偷惰漸成黨同伐異之風如具者又將二十年前年閣下自近侍擢長柏臺乘士氣彫敝之餘朝野久不聞直聲一朝引義指擗開封尹內侍之過天子慨然感動待以國士閣下以道義自富韜光晦迹不求數名邁往之氣老而後發故少為流俗所知一朝倡義天下之聚而議者所在成市某輒從傍解之曰公固未易測也意者先以忠信結上將信而言言而出出而後用而後以進退



史之乎其後果數月而言又數月而出出數月而召於是向之  
議者皆釋然曰公慶曆嘉祐時人也某則又曰前日之言而出  
也其責輕今日之召而來也其責重是何也前日之言未甚行  
而出其出也閣下全一身之節高舉遠引而不與國是矣雖不  
言人誰吾責者今日之召而來也是天子以其言忠是行也不  
獨用之又將窮究其底蘊而後已而天下亦以公之此來也必  
能建功立業興利除害援君子而排匪人外爵祿而悉富貴以  
社稷安危為任以實前言少有不副焉則人人得以議其後故  
其責也重何者去年夏秋之交中外之士召者十輩詔下之日  
人人有先到欲留之人或逡巡不肯去獨閣下懇辭再三自秋  
迄冬閱時而後來閣下要先潔其去就不在尺直尋欲有以深  
藏而重蔽之者是爵祿富貴不足以留閣下而胷中之所成就  
者其大而不輕出之也自拜命以來未兩月忠言嘉謨啓迪左  
右所以衛社稷安宗廟排姦厲辨忠良某不得而知然觀今日

倚任之寄與中外屬望之重閣下君臣之間必能心期嘿喻而  
天下之勢繼自今可以逆知其將如何矣凡前代安危治亂之機  
與當今扶危救弊之急務閣下固已了然見於未萌雖有高世  
絕俗之慮無出於閣下所料明矣然而君子小人勢不兩立非  
不可兩立而不可兩用衆君子雖用而一小人存猶足以勝衆  
君子一小人既進雖竭衆君子之力不能勝西漢之衰也其勢  
在外戚外戚不能獨立也寔吾儒有以助之東漢之衰也其勢  
在內侍禁錮之禍初不至是也寔吾黨之士有以致之貢禹稚  
圭身為儒目不能正言以杜其漸其後京兆尹言之王氏幾敗  
而谷永杜欽之徒反為鳳計策既詆章罪王氏勢益牢其禍始  
於貢禹穉圭成於谷永杜欽至安昌侯而人主拱手矣東漢之  
際匹夫抗憤義士激昂以陳蕃李固之忠正而輔李膺范滂果  
敢奮厲之氣靜而圍之豈无可乘之隙張魚老於兵間不能預  
備反為人用某謂西漢有可救之理而無其人東京有救為之



人而非其術然則衆建君子以破小人之謀而又審所以御之  
之術者君子之道也以易攻之君子之於小人在否則包承之  
在吏則剛決之否之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六二曰包  
承小人吉大人否亨閣下頃年傾側群枉之間以正引類小人  
初不之覺誠得包承之道今去不吊而處吏之時然吏者五陽而  
決一陰今也君子未衆謂之否則不可謂之吏亦不可閣下獨  
以臺中一二君子決天下之小人其勢不絕如綫切為閣下危  
之且自元豐以來人物大槩五變未嘗有人出一言而正名曰  
某君子儒某小人儒而彼所謂君子小人者皆邪人所指名以  
自為計非天下之公議也豈其識不明故抑君子小人之勢既  
分而已遂無容乎所謂君子者豈亦隨時而變歟方今聖德日  
新閣下以道徇身處彈擊之地稽之二漢萬無此理然而君子  
求於國必能明燭万全之理譬如良醫之治病當於安樂強健  
之時而逆知其所受病之由今君子之道以勝矣察其實而未

之見焉何以善其後以至搜求幾拔之際未甚明辨何也且所  
謂君子者果安在哉某落魄賤士切聞伯夷之風念天下太  
平庶人商旅尚得誇於道而議於市而况正途方闢言路方開  
閣下為天下之唱鼓直氣於偷情委靡之後人人莫不欲鑿所  
有以承休德退而思之厥今天下非閣下誰與歸者是以不避  
父淺之議而試一鳴焉且以聖明天子樂善不倦之美伏惟閣  
下蘊西漢經術之富而抗之以鯁亮負東京名節之高而濟之  
以權衡持之既久而茲之也遲則破天下之黨論而速用其真  
所謂君子者辨君子小人疑似未分之勢而正其始而勿更以  
小人雜之誠莫急於今日也昔文正公之出也門生皆去而王  
質獨送或人恠之質曰使范公危日作宰相以直道忤時而出  
質當送之海上質於文正公無一日之舊識也誠有所感激耳  
亦以堅文正公之心今閣下難進易退已有文正公之風其將  
自此大用用而不肯少屈以始終文正公之大略則某雖不才



願附於質之義伏惟加察幸甚

上朱侍御書

蘭陵孫公

某不獲已冒浼尚欲有言輒恃存眷試言之某宣和末擢任侍御史會靖康之變因論劫寨誤國伏闕首禍又論王黼誅死而召蔡京歸賜第等事疎惹迂闊輕犯衆怒故得罪於蔡李賓客尤甚淵聖幸青城虜人索表翰林學士吳玠莫儔皆稱病淵聖召某面諭曰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可辭時某承乏西掖奏曰雖非某職事君父在難不敢辭表去却回要說南朝劫寨覆我軍結于觀滅我國遂如其說叙二事以為大臣誤國致北朝興戎如此又卻回令作四六都來於是宰相何夔刑部侍郎程振起居郎胡文脩與其四人同撰而某下筆表去淵聖詣端誠殿粘罕置酒五行是日大駕還內建炎初上駐蹕維揚言官馬備論某草表之罪上曰大臣忤國至此教他怎奈何幸蒙聖察後數年胡文修得台州來訪某曰有謗公表中有毀宗廟兩

將平九

語却不是蔡李賓客乃胡寅所為也時何相與程下世久矣交脩恐他日援引為證某曰無愠在某不敢奉扳扳公何益交脩又曰今有談人短長如其朋友親戚在坐則不敢談矣又有談父兄之短於子弟之前者小必遭詬罵大必致論訐豈有人臣為人主作文而毀宗廟不待識者而後知其不然矣某曰宣仁太后婦人中堯舜至今誣謗未明神宗皇帝史三經筆削安得謂之實錄風俗之衰變亂白黑顛倒是非君父尚不免如某么麼何足道哉某歸宿田里二十五年屏跡杜門無意於世間矣會秦相薨朝廷更化起廢之恩遠至遐裔下及幽壤某始不忍以姓名久污罪籍遂叩閤一鳴例蒙昭洗甄復官資除授官觀秩觀不敢再乞上書納祿庶幾得詣首丘之願奏牘抵闕門而遇國故忽聞華氏之訐惕然而懼茫然而思曰家有田不得為主人有死喪不得葬世間容有是事乎平生無事得勞種種類此某人微望輕素與景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切自愧歎而已今



華謀已付憲司所望結斷後待御取索公案一觀儻有一言之  
妄某無所逃罪只緣朝廷至近而小人習知風聞之說中懷睚  
眦或借交報怨聚數日之糧挾一紙之書徑造御史府事已掉  
臂而還所謂有司反坐虛妄之罪皆不及焉儻因此時究見真  
妄使欺罔之徒中傷善良者稍知懲艾豈某一人獨受大賜

上黃侍御書

定庵先生

月日具位陳公輔謹裁書再拜獻于侍御閣下公輔嘗謂君子  
之進退必知所輕重其退也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翼焉獨  
善無意於憂世之患視富貴利達如蚊蠅過前無所係累當是  
時知所重者在一身而天下為輕矣其進也食人之祿必憂人  
之事事有不便於民無益於國家者苟當其責須極其力拯救  
雖犯顏逆耳加之竄逐誅死有所不顧當是時知所重者在天  
下而一身為輕耳一進一退輕重之所係不同豈可苟然哉公  
輔聞閣下名久矣恨未能一拜芝宇頃嘗閱邸報見章疏中或

粹八十九

九

有今時人所難言者天下皆曰此新御史黃公之言洎至闕下  
亦聞諸朝士大夫謂當今耿耿能言者唯黃公也然則閣下亦  
知所重者在天下而一身為輕矣此古君子之用心也公輔所  
以敢持此以見雖然以今日天下觀之似無可言者綱紀法度  
禮樂政事皆追法先王盛時此固不必議也公輔以謂有大可  
言者願試陳之夫天下之所以平安風俗之所以淳厚朝廷內  
外之而無事者以國用有餘民力不匱故能有備而無患也自  
古及今興亡所係惟此二者公輔比緣解官由淮浙以至都下  
聞去年東南所至皆大稔高下之田無有不利此時和歲豐太  
平之日也固宜粒米狼戾公私富饒然州縣府庫所藏無幾官  
兵請受隨得隨給每每患其不足詢之民間又亦困於飢寒物  
價騰踴衣食急迫所謂國用民力果能有餘而不匱邪大稔之  
歲猶若是設或一遇水旱凶荒其何以堪夫陰陽升降之運不能  
常無然水旱凶荒雖堯湯有之此不可保其常惟在乎有備而



已公輔以謂今日有大可言者無易於此不識廟堂嘗留念乎  
邇惟主上聰明睿智勤勞方幾其憂國恤民之心無所不至儻  
聞二者之弊如此未有不測然但在位之臣不能為之開陳耳  
今朝廷百執事中不當言責者則各司其守因循而不肯言遠  
方小自有位卑言高之罪則畏避而不敢言是可言者在諫官  
御史也閣下素以勁節立朝方且得君而居可言之路幸望以  
天下為重少加意焉實社稷之福生民之幸也嘗聞智者慮事  
於未然之前愚者圖患於已形之後故有道者言曰天下之難  
事必作於其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其細又曰為之於未有治  
之於未亂今天下幸而數十年間水旱不作中外安靜誠能抑  
浮靡之費省不急之務擇監司郡守丁寧切責俾專以國用民  
力為念凡無名進見一切禁絕則藏之於國而其用有餘藏之  
於民而其力不匱太平之業可以坐享於萬斯年而不泯矣不  
於此時圖之欲何所俟哉公輔寒賤書生竊祿瞻親自以少安

粹八十九

十

愚分未嘗急急於公卿之間今日之來意以謂閣下既已進而  
在朝要當以天下為重又况事有大可言者苟無所建明是誠  
可惜也故切以區區之說獻焉昔文忠公論李翱之文以謂今  
之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  
則笑之公輔之言人以為為狂為病而怒笑之者衆矣然惟閣下  
處今之世蹈古之人必能聽之故不敢自默伏惟其迂愚不  
勝幸甚不宣公輔再拜

上中丞書

定庵先生

月日具位陳公輔謹裁書再拜獻于中丞閣下昔歐陽文忠公  
時臺薄石介以上書論赦罷去而文忠公則作書与杜中丞言  
介不當罷中丞當辨之夫主簿非言事之官而輒言事罷去宜  
矣被罷而代又非重責也文忠公又區區与中丞言之又况為  
言官大於主簿苟因言而竄之嶺外在位者烏得不為直之乎前  
日侍御史黃葆光以言徐某事蒙送部与合人差遣部中遂差



知昭州立山縣且葆光所言當與不當固未易辨也朝廷送部  
與合入處固未甚深罪之嶺外之行不知孰使之邪中外皆  
謂葆光前此嘗論列三省文祿厚權高漸不可長故群吏忿之  
遂置於此雖吏部自尚書而下莫能折其謀審如是又大可駭  
也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言事得罪宜出天子之意而省吏  
乃得以害之此事豈盛明之朝所當有邪命下既久公卿百執  
事中無一人為辨之且葆光自為御史數以言事聞在今日亦  
可謂難得之士也其言之是非枉直雖未可知然不過作能言  
御史朝廷有一能言御史而不能容卒寘于嶺表若是豈足以  
來天下之善言邪伏惟中丞以高才行業少年取科第荐歷庶  
仕歷三院以至為中丞天下之所仰望而天子之所深信者也  
如今日葆光之事他人亦不敢排雲披腹以干鈇鉞之誅信其  
言者惟中丞耳幸望以公天下為心出一言之若葆光者固未  
足惜蓋使天下知中丞公心直氣遠到古人朝廷倚此以為重  
也于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宣公輔再拜

文八十九

十一

上諫垣書

茗溪先生

吳興進士劉其再拜上書諫議閣下某嘗謂天下之事以為重  
則踰於泰山以為輕則等於鴻毛其重輕初無常也重外者輕  
內重內者輕外彼重則此輕此重則彼輕曾不知所謂真輕重  
者果安在哉老莊氏之說則以身為內以物為外清淨寡欲不  
與事接視身之逐物猶以隋侯之珠彈干仞之雀其輕外而重  
內也如此而孔孟之說或以殺身而成仁舍生而取義審如是  
是身未必重也嗟乎此二理者初若易定而休於利害之間則  
其相去懸絕雖泰山鴻毛不足以喻此世之人所以每每猶豫  
而不能守又况富貴爵賞於其前死生禍福之懼于其後其  
不顛倒迷謬者幾希希此無他處之不素故也宋人得玉獻諸子  
罕且曰以示王人王人以為室也故敢獻之子罕曰爾以玉為  
寶我以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變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夫王之



為寶不待告而明矣而罕罕謝以不貪是真以不貪之寶為重於王故判之於立談之頃而無所惑焉由此論之則古聖賢之於重輕固先有以處之矣夫又安肯以苟異乎衆為心哉以其有重於此也雖殺身可也舍生可也况於王乎非特孔子罕罕也古之人皆然如其遺物離人退而從老莊氏之說則已苟有心於天下未有不出於是者矣其嘗以是觀人而有及於閣下惟閣下之道其精深奧妙固不可得而窺測然前日所設施著見之跡則夫人而知之也其私以謂真不得於吾孔孟之說故用是以求質焉僅某之說誠有合於閣下之道則進之而語其餘可也哀其誠而誘之使信於其說可也若城府深阻祕而弗示則非古聖賢之道亦非所望於閣下不宣

寄中丞書

方台溪先生

某愚暗不通世務切謂自古有國寧無緩急所賴以濟者人才而已天下多事無甚於唐而一時人才足以宏濟艱難抑何盛

并八十九

十二

耶將相勳德忠臣義士儒學文藝天下迨鑿巫星曆之流亦皆超越前後人才不競未有如今日者中丞亦嘗念之乎一日之警士大夫至無可使而朝廷之上論議莫知適從顛沛迷謬往往可笑聖主首起中丞於廢籍之中蓋將任以天下之重伏計中丞所以復吾君者宜以人才為急嘗謂由宗寧至今天下人才敗壞幾尽任用私邪杜塞正路士大夫苟於俗事不知古今無能論一事者稍自激昂沮辱摧抑重以禍災故家遺俗無復存者風聲氣習采從委靡前日號為忠孝家子孫類以父祖流離為鑒戒棄其所學後輩見聞悉出一途自是朝廷之上無君子矣願中丞力贊聖主養成人材包容狂直以勵士氣忠義所激往往向風恢廓公道無使私邪之人尚得廁於其間古人云種藝黍稷養不見其益有時而不推留意幸察其陋儒無知因書觀縷不知其僭亦恃中丞忠厚宏達不以其愚加之罪也伏紙震

忤不宣



上勾龍行父中丞書

金華先生

中丞執事其不佞生竊晚不及見前輩矣然聞之長老慶曆治平元祐之間士大夫登臺省處廊廟而四海之論無一以為不當得者及夷考其始終大略則皆光明卓偉德修於位而材浮於用焉近世士大夫苟少進而躋於顯塗非特四海之論憮然不滿雖其兄弟親戚亦莫厭也徐觀其猷為注措果無毫髮補於治亂夫朝廷設尊爵盛祿固以待四海之俊傑苟非其宜而得之社稷之禍也不徒為若人播惡遺臭惜耳方執事在下僚公輔之望已著於搢紳一朝召見天子遂待以國士四海隱然歸重故今日操帝制明日司邦直妙極清華之選而論者猶以為晚暮况護前嫉勝蜀人為其甚至於執事無有異辭是誠社稷之福不獨執事之榮也然而士大夫起布衣無所憑藉而自以博學直道結万乘之知如執事者誠豈易致哉執事其既處此某坊有猷夫中丞之權與宰相等宰相於天下之事無不可為

文八十九

十三

而中丞於天下之事無不可言然宰相所為有得失中丞得以議而中丞所言有當否宰相不得問是天子待宰相又未若中丞之為盡也仕至於宰相疑若安意肆志以遂其所欲為而一有不善則中丞隨而議其後中丞官雖卑於宰相而明目張膽爭是非正予奪則天子為之屈宰相為之逐其任不已重乎惟其任至重故其責至遠宰相之譏在於已然而中丞之責在於未形何者拚蕪心而消邪謀中丞之職也中丞失其職而後宰相誤於國不然豈容見於事為貽患四海而後燎衣濡首以救之耶唐陽城為諫官七年裴延齡日夜讒毀陸贄求以去之者萬方贄既斥治亂於是分矣城曾不早為之所以遏絕其萌芽及贄幾死始開半言以盜名於指世城可免未形之責哉王介甫初參大政雖司馬溫公猶有得人之慶獨呂獻可以為必將誤國言之不行天也如獻可為不失其職矣乃今定和議復侵疆中興之一時也而醜虜之情為則不可不察昔秦趙戰於長



平趙不勝欲叛使以求和慶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  
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  
必以倦而歸也願今醜虜之於我其猶有愛邪蓋亦不遺餘力  
矣是必以倦而歸也雖以倦而歸然捐空城市重斃其故無有  
不利也我且恃而不恐詭詭以自弛則方來之患有不可勝諱  
春秋之際魯之不振者已數世至定公而授孔子以政蓋荆抑  
私門尊公室此齊之所深忌也是無他魯之有孟氏猶齊之有  
田氏孟氏苟既抗於義則田氏不容怕於惡勢之所激也故一  
朝歸鄆謹龜陰之三邑以嘗於魯而定公受之安焉於是繼有  
女樂之遺而孔子出走矣先儒以夾谷之會齊為魯辱乃歸三  
邑以謝過如景公田常而可以禮媿之哉使定公少自反知三  
邑之為騎餌益務刻志厲行舉魯國以聽於孔子則伯禽之舊  
可拱而復也某讀書至此未嘗不廢卷而歎恭惟陛下克已裕  
民天地所亮萬無定公之失然醜虜犬豕也抑有甚於景公田  
常之鷙計儻稍紓其倦而陰蓄其毒口血未乾奔盟以致怨則  
往日之守淮未若守江之為易而今日之守河未若守淮之為  
難語曰強者善於攻弱者不能守其可不少加惻乎范燮之慮  
在於勝楚之先而羊祜之憂在於平吳之後君子謀國蓋如此  
願執事深思遠覽酌古御今先事建言獻難未形無俾獻可專  
美於前以大慰塞四海之論某或未即死與於異時資執事以  
効尺寸杜牧所謂能不為執事喜復自喜耶山川悠緬瞻奉未  
期切巧厚為社稷重自尊愛惓惓不次

上吳察院書

西山先生

博啓察院足下一別累年相望數千万里外而平昔相勉者不  
敢忘蓋若朝夕奉周旋於左右也恭惟淵聖帝起執事於衆人  
之下用執事於初載是謂國士之知如執事之賢以言為職蓋其  
所自負也伏念本朝之變自書史以來所未有者世之言亂臣  
者曰京曰黼而不及安石博獨恨之自安石持天命不足畏祖



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之論逾五十年忠良屏斥茲邪得志風俗於是大壞小人欺其君而不言強虜脅其主而不死蓋世無君子矣嗟夫此安石之罪也破墓斷棺猶有餘責得封追謚火其邪說之書尚何待而不爲此執事所當言也古之用人雖夷狄盜賊仇怨其賢也則不可廢穆公用由余管仲用二盜齊公用管仲是也今之士大夫汙於姦臣者賢也用之可也小人也棄之可也若曰兼收而並用之則不可也此執事所當言也京城之圍泐堦蠟書召西師之兵哀痛之言至不忍讀京兆帥范致虛用縣官金繒數千百萬募白士爲兵以自衛師出三時不能越陝前軍潰敗于靖致虛弃甲以走虜乘勝逼陝致虛不爲之應陝將李弼大蒲將席益以私詣於致虛皆檄之使遁故失陝失蒲失解失魏關中大震此致虛之用兵也熙春王倚慶帥王以延帥張深阻兵觀變渭帥席貢秦帥趙點奉詔不行點汙吏也當君父危急略不經意方築大第洋州焚禁兵重載往來

粹十九

十五

不絕道路爲之切齒今致虛進職點被召倚似深皆受寵于朝是天下無復有賞罰矣晉陶侃討蘇峻也移檄諸鎮入援湘州刺史下數擁兵不進峻平侃奏敦阻軍願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有當時議者罪導之無政知晉室不競矣今諸帥之在朝廷朝廷之待諸帥又過於此亦執事所當言也雖然執事之言又有大者博聞之道路謂朝廷有南遷之議其真未決也不幸果然則天下之事去矣昔晉之南遷蓋劉曜劉聰石勒之徒分據中原王室無地可立特出於襄弱不振之謀故以王導謝安之賢卒不能復今日之禍天下之人憤痛泣血恨不得食虜之內未聞有乘間竊發盜州縣者也虜已退尋巢穴朝廷何所避而迂乎爲上之計繕治都城以安宗社邊報有警留重臣爲守陛下親撝六軍西幸收雍以形勢臨之治三秦之兵資四蜀之貨兵威旣振虜勢自促兩宮可復兩河可定也博策之審矣朝廷跋步而南中原自有亂者不



待虜之至也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蓋執事之所難言而不可不  
言者博越在異方積憂成疾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有所負焉  
雖然言不獻於上而獻之執事所以待執事何如惟函圖之幸  
甚不宣博再拜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九







